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
经典书系

莫斯比的回忆

[美] 索尔·贝娄 孙筱珍等 译

当代文学界的全能大师



丰富的社会内容 深邃的哲理思辨

河北教育出版社

THE BIBLE

THE BIBLE

THE BIBLE

THE BIBLE

THE BIBLE

THE BIBLE

THE BIBLE

THE BIBLE

THE BIBLE

THE BIBLE

THE BIBLE

THE BIBLE

THE BIBLE

THE BIBLE

THE BIBLE

THE BIBLE

THE B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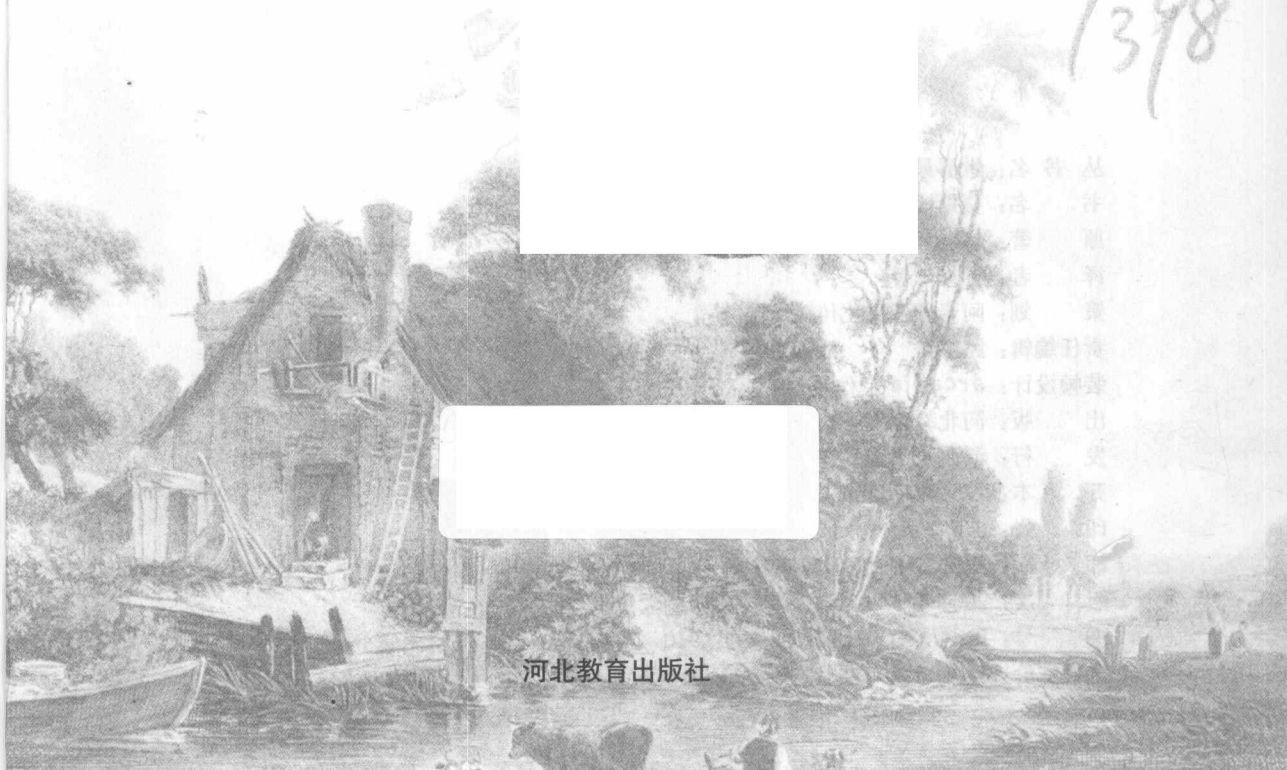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

莫斯比的回忆

[美] 索尔·贝娄

孙筱珍等 译

T 712.45 / 398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莫斯比的回忆 / (美) 索尔·贝娄著; 孙筱珍等译.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11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

ISBN 7-5434-5625-7

I. 莫… II. ①索… ②孙…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6857 号



丛 书 名: 世界最著名中短篇小说经典书系

书 名: 莫斯比的回忆

原 著: [美] 索尔·贝娄

译 者: 孙筱珍等

策 划: 阿卡狄亚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路殿维 姜 红

装帧设计: **arcadia** 工作室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75 × 170mm

印 张: 6.5

印 刷: 石家庄市飞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5625-7/I · 910

全套定价: 118.00 元 本册定价: 11.80 元

目录 CONTENTS

莫斯比的回忆	001
今天过得怎么样	034



莫斯比的回忆

鸟儿叫得正欢，啾，啾，布啾一啾。它们正忙着干博物学家们说它们要干的事。叫声暴露出它们不顾一切地互相残杀、弱肉强食，而这只有在人类——愚蠢的人类——听起来才以为它们天真无邪。我们觉得一切都那么天真——因为人类本身的邪恶是如此可怕。啊，太可怕了！

维利斯·莫斯比先生午睡之后，凝视着山下的瓦哈卡城。那里所有的一切都还在睡着——嘴巴、臀部、长长的印第安人的黑头发，那一片古色古香是爱森斯坦^①在《墨西哥上空的雷声》一片中用摄影赞美过的。莫斯比先生——应该叫莫斯比博士，一肚子学问，也许可以算得上造诣深厚；既能集思，自然也就能广益——但也犯过一个人在二十世纪所能犯的最有趣味的一些错误。现在他在瓦哈卡城写他的回忆录。为此他从古根海姆基金会得到一笔补助金，为什么不给呢？

山腰下边长满了热带植物，看上去就像一片绿水倾泻而下，蜂鸟飞来飞去。这一切旋转运动、大自然的色彩、花草树木的芬芳随时都要扑到莫斯比身上，使他感到忐忑不安。生动、美丽，似乎是很危险的，致命的危险。也许是他午饭时多喝了点麦斯卡尔酒（还有啤酒），他恍惚觉得在大自然的红红绿绿的背后，厚厚地涂抹着

① 爱森斯坦(1894~1948)：苏联电影导演。

一片死气沉沉的黝黑,像镜子的后背一样。

莫斯比觉得不太好受;他的牙齿扣得紧紧的,使得他那姿态优美、因为上了年纪而变黑的下巴颏上的肌肉突了出来。他有一双好看的蓝眼睛,畏光,目光直视,聪明,似乎对任何人都不相信。他的头发从头中间分开,仍然长得浓浓密密的。眉宇之间、鼻孔之下、脖子后面有几道直上直下的深沟。

现在该给回忆录增添一些幽默了。到目前为止回忆录中已经写上了:密苏里州原教旨主义^①信徒的家庭——父亲(有成就的建筑师)——童年所受的教育——州立大学——罗兹奖学金——知识界的朋友——本人从科林伍德教授处学来的东西——帝国以及不列颠的精神活力——本人对约翰·洛克^②的非正统解释——本人在西班牙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③工作——佛朗哥将军的人格——纽约市激进派的朋友——战略情报局的战时服役——富兰克林·德·罗斯福的有限视野——孔德^④,普劳德抗^⑤,及重访马克思——重新研究德·托克维尔^⑥。

回忆录里没有一点幽默的成分,然而成千的大学生和其他人会告诉你:“莫斯比是富有幽默感的。”他们还会对他们的孩子说:“战略情报局的莫斯比。”或者,

① 原教旨主义:一种极端的新教徒的见解,特点是相信圣经逐字准确地记载了上帝的话。

②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

③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1863~1951):美国报纸和杂志的出版人。

④ 孔德(1798~1857):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实证主义的创始人。

⑤ 普劳德抗(1809~1865):法国社会主义者和作家。

⑥ 德·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政治人物、旅行者和历史家。



“维利斯·莫斯比,在阿尔卡萨宫坍塌时和我一起呆在托莱多,他常常让我笑得要死。”“我永远不会忘记莫斯比对哈罗德·拉斯基^①的看法。”“他对收买最高法院事件的评论。”“他对俄罗斯清党审判事件的意见。”“他对希特勒的评价。”

现在正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对此进行了考虑。他住在旅馆主楼下边一间屋顶堆满花朵的小别墅里,多少有点羡慕那不受遮掩的马德雷山脉。他等别人从旅馆酒吧间给他送下冰来,他把麦斯克尔酒冰镇起来以后——不冰的酒喝起来有一股臭味——他打算着手写一九四七年发生的事情。那时他住在巴黎,认识许多不同凡响的人物。他认识麦因-克里维的“孔德”,当加里·戴维斯公开把自己的护照烧了以后,麦因-克里维的“孔德”保护了他这个没有国籍的人。莫斯比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里任职的朱利安·赫克斯利^②先生相熟悉。他曾同莱维-斯特劳斯^③先生讨论过社会理论,但是没有被邀请到他家里去吃饭,而是在人类博物馆里进的餐。萨特拒绝会见他;他认为黑人以外的所有美国人都是特务。而莫斯比呢,他怀疑所有在国外的俄国人都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服务的。莫斯比精通法语;讲西班牙语特别流利;德语也很不错。但是法国人一向抹杀外国人的独创性,这是旧文明的祸根。法国是一颗较重的行星,为了克服传统的地心引力的羁绊,它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应该奋发图强,加倍努力。仅仅有几个人可以脱离地心引力飞起来,也就是说超越笛卡尔,能够摆脱从1789年就开始出现一直持续至今的政治上的左、中、右的时代错误。莫斯比发现这些法国人极端的平庸、陈腐。法国人则发觉他吝啬

① 哈罗德·拉斯基(1893~1950):英国政治学家、教育家。

② 朱利安·赫克斯利(1887~?):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的拥护者。

③ 莱维-斯特劳斯(1908~):法国人类学家。

而又小气。他衣冠楚楚,风度优雅却又显得呆板,长着优美的西方人的皮肤,眼睛呈暗灰色,鼻子粗大,嘴巴清秀,额头上长着壮年人常见的皱纹,瘦骨嶙峋的。

双方——即莫斯比和法国人,对对方的看法都不是那么实际的。最近莫斯比开始承认,双方都有错,很可能都等距离地脱离真理,躺在谬误的不同侧面。法国人的情况更坏,因为他们的错误是集体性的。我的呢,莫斯比认为,不管怎么说个人所犯的。法国人由于一九四〇年法国衰退时期的大崩溃,由于他们缺乏军事方面的胆略而热中于广泛勾结,同时对广泛的驱犹运动却无动于衷(当时丹麦人,甚至保加利亚人都反对驱逐犹太人),最后更由于他们蒙受了被同盟国解放的耻辱,他们大为恼火。当时在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的莫斯比,拥有这方面的情报。在美国国务院内他也有大学时期的同事——先前他的学生 and 老相识。他盼望着在战后能分派给他一个高级职务,比如说在拉丁美洲做一个反间谍机构的负责人,干这种工作他再称职不过了。但是老前辈艾奇逊本人并不喜欢他,杜勒斯也不赞成。盲目热中于思想学说的莫斯比不能讨得国家机构里的头面人物的欢心。他曾经说过外事部门塞满了从权力机构落选的人,毕业于优秀的东方学院的年轻士绅们,他们的办事能力远不及华尔街的律师们,却被允许在国务院的繁文缛节中解释他们所谓的阶级的利益。在外国领事馆中,他们可以对 D. P.^①粗暴无礼;迁就他们的城郊俱乐部中的反犹太主义;实际上反犹太主义即便在城郊俱乐部里也正趋于灭亡。此外,莫斯比同情在管理上的伯纳姆^②立场,他在战时曾经宣称,纳粹之所以胜利是

① D. P.: 由于战争(或迫害)而逃离原居住地(或本国)的人。

② 伯纳姆(1905年生):美国社会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



因为他们事先进行了管理革命。处于过时的工业主义阶段的任何国家联合起来，也不能征服一个已经进入历史上的新阶段、要求自己的必然权力的民族，等等。其后在华盛顿，莫斯比又在—群高贵的苏格兰酒徒中滔滔演讲，雄辩地陈述着，不管集中营多么悲惨，他们却至少表现了德国人政治思想的合理性。美国人就没有这样的思想，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办事漫无目的。英国人也好不了多少。他演讲起来风格简练，旗帜鲜明地论证了汉堡的轰炸暴露了西方领导集团白痴般的无知和无计划性。最后，他说当艾奇逊擤鼻涕的时候，他的手帕里都有蛆。

置身于被战败的法国人之中，莫斯比自认，他有一个受到羞辱的灵魂。（他的玩笑开得不算太坏）当然啦，他经常酗酒。他研究马克思和托克维尔，同时也喝酒，他是不会停止思想斗争的。麦因—克里维的“孔德”（这是莫斯比在酒宴上对一个崇高而又古老的名字的即席创作）经常邀请他参加陆军消费合作社的酒宴，并在黑市上替他兑换钱。这位“孔德”描述起他的骗局来是非常引人入胜的。

眼下莫斯比想用赛·哈罗德·尼科耳森^①、桑塔雅纳^②或伯特兰·罗素^③的风格来写作，他对这三个作家写的回忆录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想写上，1947年时的巴黎宛如半个诺亚方舟，等待着每一个物种的配偶的到来，因为每一样物种已经有一个了。事情就是如此，特别是美国人有这种想法。那时的巴黎城是令人痛苦的，冷酷无情的；塞纳河看上去像药的颜色，闻起来有一股药味。在一个美国人的宴会上，有个来自明尼苏达原先学法语的大学生，现在正办着一个不正当的机构，是专

① 赛·哈罗德·尼科耳森(1886~1968):英国外交官,传记作者和新闻记者。

② 桑塔雅纳(1863~1952):西班牙出生的美国哲学家。

③ 伯特兰·罗素(1872~1970):英国哲学家和数学家。

门从事行贿、受贿、侦探、替大人物介绍下流女人的代理处。他在席上讲了地球上所发生的某些激动人心的事情,讲了欧洲对美国人意味着什么,还讲了美国人没有能保留人类生存的统一尺度。然而对人的价值的衡量并没有取消。这位前明尼苏达大学的学生还从兰德尔所著的《现代思想的形成》或《欧洲思想史读物》中引了一些其他他所能记得的句子。“我想,”莫斯比的意思是说。正在这时,莫斯比的思路被打断了,冰块盛在带着夹子的玻璃罐里被送下来了。那个送冰的本地人不再穿以前穿的那件肮脏的白色内裤了。莫斯比继续浮想联翩,“我想……”他按着额头。他的额头突出,看上去就像游览车的后部一样。“我想告诉这个故作庄重的小醉鬼和骗子手,这个原先的和平主义者和素食主义者,明尼苏达大学甘地^①的追随者,他现在一反常态坐着漂亮的本特利牌汽车到银塔饭店去吃鸭子和橘子;我想说:‘对,但是我们横跨大西洋来到这里,是为了放松一下我们的紧张的头脑和身心。回想一下埃兹拉·庞德^②曾经说过的话吧:在泽西沼泽地,不管什么时间只要我们高兴,像戏耍一样我们会很容易造就另一个极好的威尼斯。在人类能控制一切的时代到来之际,我们也想方设法自我取乐。为此,我们重新创造一切。被训练得能划船的獬獬会用平底船带我们去讨论天体物理学,在现在人们焚烧垃圾、育猪和丢弃旧机器的地方,我们要在那里欣赏音乐会。’”

莫斯比这位思想家和别的忙人一样,一向是无暇过问音乐的。诗歌也不适合他的口味。国会议员、内阁官员、办事人员、五角大楼的决策人、党派领袖、总统都没有这一类的雅兴。他们这些人都是“官身不自由”,不能随意读读

① 甘地(1869~1948):印度国大党领袖,素食主义者。

② 埃兹拉·庞德(1885~1972):美国诗人兼批评家。



艾略特的诗,听听维瓦尔蒂^①或西马罗萨^②的音乐。但是他们计划安排,从而使别人得以享受这些东西,同时因他们的政权而得到好处。莫斯比大概和政界领袖、三军参谋长以及总统们有较多的共同之处。起码,他想到这些人的时候多而想到西马罗萨和艾略特的时候少。他带着憎恨的心情,思考着他们的错误,他们的浅薄。讲一讲洛克的见解,这些人的嘴脸就暴露无遗了。除非大多数人明确表示同意,政权是不合法的。在美国,百分之百的民主主义者是维利斯·莫斯比(说不定在全世界也是这样——虽然在全世界,谁又能知道在几十亿人的头脑和灵魂之中究竟有什么),别看他与人交谈(确切地说,是对人考查)时,枯燥简单,不能容人,别看他人一向瘦瘦巴巴摆出一付道貌岸然的样子,也别看他那一身贵族气派的骨头。他的黑乎乎的、长长的鼻孔显得有点忧伤,这里所缺少的力量你可以从他下颚上找到补救。最后,还有他那一双怕光的眼睛。

一种最独特的、机灵的、饥饿的、雄心勃勃的而且会伤心的动物,以为自命为“人”,就可以不再是自己的本来面貌了。归根结底,他怎么给自己下定义是无关紧要的,要紧的是他的本质。他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王国就是泥土:我们的肮脏而肥沃的土地同样地喂养着野兽和人;人生的高贵之处就是干这样的事。

① 维瓦尔蒂(1675~1741):意大利小提琴家和作曲家。

② 西马罗萨(1749~1801):意大利作曲家。

“这样的事”是指爱情,或者可以选择其他高贵的东西。莫斯比总算懂得莎士比亚,这样就和总统有点不同。至于副总统呢,莫斯比说:“我不会信任他,让他把我搓成个药丸子。这个坏了名头的卖药的!”

他的沉着冷静的嘴唇呷着麦斯克爾酒。仆人身穿粗糙的、饰以金属扣子的橘色衬衫,提醒他说:汽车四点钟来送他去米特拉,去参观一个古代的废墟。

“我自己就是个废墟。”莫斯比开玩笑地说。

那个身材魁梧的印第安人仅仅是报之一笑——再也没有别的表示——安静而有礼貌地退了出去。莫斯比想,我大概是在套他的话,想要他说我不是一个废墟。但是他怎么能说呢?看起来在他眼里,我确实是个废墟。

也许莫斯比的笔触不那么轻俏,但他总觉得自己确有看出某些喜剧成分的眼力。他一定要设法避免生硬地描写那些思想斗争。再说,他真地记起当时在巴黎的那些人,一个一个地在喜剧的情态中出现,他当时就是那样的看法。雅可布大街、波拿巴大街、杜·百克大街、维恩尤尔大街,还有大学公寓里,都住满了滑稽可笑的人。

他先定下一个名字:勒斯特加廷。好啦,他需要的人有啦。海曼·勒斯特加廷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说原先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新泽西州人,我认为他老家是纽瓦克。他当过鞋商,参加过好几个搞歪门邪道的、狂热的布尔什维克小组。他曾是一个列宁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后来又是休戈·奥赫勒的追随者,接着又追随托马斯·施塔姆,最后成为一个名叫塞勒姆的意大利人的追随者。这个意大利人放弃政治当了画家,是一个抽象派的艺术家。勒斯特加廷也放弃了政治,他现在想在生意上搞出个名堂来——发财致富。他相信他用了那么多夜晚熟读《资本论》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会使他在交易中精明强干。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里,开始我搞不清楚他夫妻俩是干什么的,不久我明白了:搞黑市。这在当时无可指摘,战



后的欧洲就是这样嘛。难民、冒险家、还有美国兵。连麦因-克里维的“孔德”那样的人都有。欧洲仍然因为战争所受到的打击而战栗。政府都是新成立的,不稳定、不坚强,没有理由一定要尊重他们的权威。做什么事都是美国兵带头。商业活动五花八门,机器、整个工厂被偷掉,金银财宝一船船运回家。一个经营木材生意的美国上校开始锯掉黑森林^①的树木,把它们运回威斯康星。当然,纳粹党徒也把她们从集中营里抢到的东西埋藏起来。珠宝被沉进澳大利亚的湖里,艺术品藏了起来。在灭绝人性的集中营里,从死人的牙齿里抽出的金子被铸成金块,像砖一样用灰浆抹在墙里。多少惊人的大财可以发呀,勒斯特加廷有心也捞上一把。不幸的是,他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你一眼就能看出,他不是一个狠心的人。别看他和革命党交往那么大胆,革命理论那么吓人,装腔作势地要杀阶级敌人。但是勒斯特加廷却是个连在公共小便池里撒泡尿,也要被那些能推能挤的人挤得站不住脚的人。他谦卑得出奇,大大的块头,黑黝黝的,为人厚道;笑起来时,青蛙般的大嘴弯曲着,嘴唇桑椹一样的紫勾勾;在两个耳朵和咧着的嘴之间,堆起一道道鱼鳃般的皱纹。莫斯比想,这人在脑海里出现时,总是像在墨西哥,也许是因为他的模样像托尔泰克^②、米克斯特克^③和扎波特克^④部落的人,矮胖,黑头发,鼻尖朝下塌;当他善意的微笑被对方接受的时候,他的鼻孔就羞答答地张开了。他对生活的邪恶和可怕有点儿厌恶,可是却令人起敬地坚持着一定要得到他应当的份额。讲求效率是他做人的风格——表面上是

① 黑森林:德国西南部,长满森林的山地。

② 托尔泰克:阿兹泰克征服以前,住在墨西哥中部的印第安人。

③ 米克斯特克:住在墨西哥西南部的印第安人。

④ 扎波特克:墨西哥东南瓦哈卡州的印第安人。

行动,决心,但他制服不了自己的无能,无能在他的内心颤抖着。错误的职业,错误的选择,错得真够惨。但是他却仍然坚持着。

他在餐厅里的谈话叫我好笑。他以他的革命活动而自豪,可他所干的不过是摇油印机。印的是内部通告,还有印给组织成员读的成千页的理论要点,其中奥妙的论证谁也弄不懂。他们还讨论美国工人阶级应不应该给忠于共和的西班牙政府以物质援助,这个政府是那样牢牢地控制在斯大林分子和别的阶级敌人和叛徒手里。你得反对佛朗哥,你同样也得反对斯大林。当然,没有什么物质援助可以给。但是,如果有点的话,应该不应该给?这种纯属理论的争执引起了分裂和清洗。莫斯比写道,我总是随时注意了解这些令人莫名其妙的宗派主义的痛苦经历。西班牙共和主义者单方面做出了努力,想从美国购买武器,却被自由的朋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给挫败了。他批准一艘名叫玛·坎塔布连科的船运载武器,同时又派海岸警备艇把它押回港口。我知道,对此直接负责的是那位外交天才科德尔·赫尔^①先生,但是决策还是得由这位富兰克林·德·罗斯福来作。休伊·朗^②戏称这位富兰克林·德拉诺总统为富兰克林·不顾诺。但是这些最妙的左派对左派的内部讨论,由吉米·希金斯,实即那位矮胖的、忘我的党的工作者勒斯特加廷先生油印出来的文件,都是和芬兰战争有关的。这里需要解决的一个理论上最伤脑筋的问题是,像苏联那样的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就算它是一个蜕化变质的工人的国家,毕竟是经过光辉的1917年的无产阶级革命,随后又冲破“热月”的反动镇

① 科德尔·赫尔(1871~1955):美国外交家,政界领袖,国务卿(1933~1944)。

② 休伊·朗(1893~1935):美国政界领袖,路易斯安娜州的地方长官(1928~1931),美国参议员,被暗杀。



压的产物,这样的国家是否能进行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因为只有资产阶级才能变成帝国主义。严格讲来,斯大林主义决不就是帝国主义。这是根据帝国主义的定义来说的。那么,一个革命的政党对芬兰人应该说什么呢?要他们抵抗俄国呢还是不要?俄国人蛮不讲理,但是他们会没收孟纳兴^①自卫队的地主的土地,向着虽然可能是痛苦的、但却是正确的历史方向前进。作为一个注意宗教倾向的观察家,我对这一论点是很欣赏的。但是对许多宗派主义者来说,这种观点的外国味太浓了,难以理解。他们毕竟是美国人,骨子里还是实用主义。讨论这些东西,对于勒斯特加廷来说实在太脱离现实了。他在战争结束之后,就决定要做个(这不会多么困难)有钱的人,带了自己的存款,还有他母亲的存款(据我所知是他妻子说的),到国外去发财去了。

仅仅一年,他就赔了个精光。他上了别人的当,特别是上了和他合伙的德国人的当。但是他也在走私时被比利时当局抓住过。

莫斯比遇见他的时候(莫斯比提到自己时用第三人称,就像亨利·亚当斯^②在《亨利·亚当斯的教育》一书中那样)——莫斯比遇见他的时候,勒斯特加廷正在替美军效劳,在坟地登记处当雇员,好像是做采办十字架或者管理坟场的草地之类的事。正式的雇佣使勒斯特加廷得到在陆军消费合作社购买东西的权利。他靠非法贩卖香烟,重新建立了他的财政资金。他还经营汽油配给券。急于要弄到美元的法国政府愿意给你这种配给券,只要你肯用官方的兑换率来兑换你的美元。勒斯特加廷把这种券拿到黑市上卖掉。他夫妇俩劝莫斯比也这么干了一回。为了他俩,莫斯比

① 孟纳兴:沿芬兰边界(30年代)一条六十五英里长的防御系统,叫孟纳兴防线。

② 亨利·亚当斯(1873~1918):美国历史学家和哲学家。

到银行里去兑美金,没有再去找那个麦因一克里维的“孔德”。那一回情况似乎很紧迫,据莫斯比所知,勒斯特加廷是要马上开车赶到慕尼黑。他同一个德国牙科医生在那里合伙经营牙科器材买卖,现在这个德国人不承认生意是和他合伙搞的了。

勒斯特加廷和他妻子商量过许多次。他穿一件国际阴谋家常穿的军用防潮大衣,很不合身;他的头、颈和肩膀沿着后背斜成一条曲线,活像个青蛙。他的妻子是个年轻的女人,穿一件镶网眼花边的上衣和黑色平绒裙子;她的圆圆的、健康的脖子上围一条平绒围巾。在银行楼梯口前面的环形地板上,他俩隔开一定的距离站着,勒斯特加廷正在说明问题。他吃力地讲着;讲完一个曲折的细节又是一个细节,正在把道理向特劳迪讲清楚。这可把可怜的勒斯特加廷的耐性都磨掉了。他两只手不以为然地、无力地挥动着。因为她问的问题都是些妇人之见,提出的反对意见得费很大力气耐心说服。可惜事情从根本上来就没有什么道理好讲,就是说,他和德国人合伙做生意本来就是不合法的。这一类的事情都得经过军政府批准才行。他们合伙搞的是黑市生意,一旦有了油水可捞,这个德国人就把勒斯特加廷一脚踢开。这一手,就是所谓“有恃无恐地赖人”。德国人举国上下都很清楚这一点:文明社会里的法网有限,而钻空子犯罪的机会无边。巴黎的这家银行,也就是勒斯特加廷和特劳迪在里面说明情况的地方,内壁都是用红色的斑岩砌成的,红得像生肉一般。资产阶级的法国似乎赋予了这种红色某种意义,即代表力量、勇气和庄严。在荣军纪念馆^①中也是这样。拿破仑的棺材就是用磨光的红色石头做的。一个巨大的、晃来晃去的、磨得光光的摇篮里盛着那具小小的绿色的尸体。(关于颜色的说法,我们有波拿巴派的历史学家里许多的著作作为证)至于那位真正的波拿

^① 荣军纪念馆:1670年由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建于巴黎,纪念馆中有拿破仑墓。